

秋水蜘蛛赋

A large,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crane in flight, rendered in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The crane is depicted with its wings spread wide, moving from left to right across the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representing water or a night sky, with some lighter, shimmering areas that suggest reflections or light effects.

EBOOK.COM 淘书网
www.ebook.com

书 名 秋水蜘蛛赋
作 者 陈海萍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总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
字 数 :
版 次 :1999 年 月第 版第 次印刷
印 数 :1—
定 价 : 元
ISBN 7—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 |
|-----------------|---------|
| 秋水蜘蛛赋 | (1) |
| 情字连环扣 | (40) |
| 将军印涅□ | (74) |
| 红土 | (130) |
| 血型的风波 | (202) |
| 巧巧 | (232) |
| 爱河 ,前面有漩涡 | (277) |
| 狐仙 | (319) |
| 矿里小官 | (331) |

秋水蜘蛛赋

保长死在牛角坪的黄土坡上，子弹从脑后钻入，自前额弹出。有个叫李若夫的人后来看电视剧《封神榜》，每逢杨戬出场，就要想起保长。杨戬额上另有一只眼睛，颇似那个弹洞。

保长本名吴保江，保长是他的绰号。他在汽运分局开车，汽运分局的司机都有绰号。

他是酒后撒野犯的官司。那天下着小雨，密密匝匝的雨丝柔若无骨，被风吹得摇摇摆摆，灰暗的天空像是无声息地翻滚着波浪。他拿了一把汽枪说是去打鸟。雨中的鸟呆笨，一枪一只，晚上设百鸟宴，清炖小炒，泥巴裹了煨，七只麻雀顶一两参，大补特补补得一个个全身发滚睡不着觉被窝撑起像打伞，他说。他还说曾有过一粒铅弹打下五只麻雀的纪录。“扑——”勾动扳机，落下一只，周围另有四只也失魂落魄地往下栽。啪哒声响成一片，溅起的水沫飞到他脸上。保长的朋友李若夫目睹了这一奇事。李若夫懂点星相理论，他喊起来：“保长你这小子将来怕有皇帝做！”保长说：“乱嚼！”李若夫说：“你看这五只麻雀，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刘邦打了巨鹿之战后进驻咸阳，当晚五大行星会聚，《汉书》说‘此高帝受命之符也’。后来刘邦果真成了汉朝开国君王。”五只灰麻雀，怎能和天上的星星比？我若当了皇帝，你就是丞相。”保长不敢相信李若夫的话，但他在炫耀一枪击五鸟的壮举时，很自然地记起那个

预言。

也许正是那个预言害了他,他没打鸟,却连连朝路边的行人开枪。同行者还有二人,开着大卡车,一路风光。保长被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所沉醉,在车上将枪口对准行人。古代曾有朝老百姓弹石子取乐的皇帝,皇帝作恶可以不受责罚。保长毕竟不是皇帝,那个预言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预言,他生活在一个无论何许人犯了法就要治罪的社会。他闯下大祸,谁也救不了他。

铅弹比老鼠屎还小,伤了四人,一个老汉一个姑娘还有两个孩子。弹丸被医生取出,作为罪证留下了。审判时公诉人用镊子夹起弹丸,问他这是不是当初朝着人射出的东西。保长不耐烦地吼了起来,所有的汽枪弹丸都一个样,鸡巴玩艺也叫人辨认岂不是好笑,既然是医生做手术取出来的,那又何必明知故问。问他作案动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用汽枪打人,他说他根本就不知挨了黑枪的人是谁,那天的事很古怪,胸腔发胀,像是憋了一二十年的什么东西在发酵,不宣泄一番就难受,于是胡乱找枪靶,见树打树见狗打狗见人也打。

同行的二个朋友证明他出门前喝了一瓶李渡高粱,醉态酩酊。朋友作此证的目的无疑是想让法官知道保长属酒后肇事,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误伤行人。保长说心里憋得难受,想吐,就上了车斗,没穿雨衣也没撑伞。他说淋淋雨吹吹风可以醒酒,哪知道他在车上朝人开枪。汽枪本来就只有放个屁那么响,在驾驶室中的两个朋友一点也不知道他干了那种缺德事。保长的口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二位同行者屁事没有,全部责任皆由保长自己承担。酒后犯罪照样要受到制裁,况且另有人证明保长有四五斤的酒量,一瓶李渡高粱醉不翻他。

保长这个案子当时在我们这座城市造成的震动恐怕不会亚于十年后开往火车站的二路公共汽车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起火

大爆炸,那是一辆载了近一百人的通道车,因一位乘客携带一壶汽油而引起的大火,二十四人丧生。保长枪下没有血债,由于情节恶劣而引起公愤。据说保长的案子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当年另有一起类似的惨剧发生在北方。有位公子哥儿在卡车上作恶,学蒙古骑手那样将绳索套朝行人抛掷,被套中的人扑通倒地让卡车拖着走。保长和北方那位公子哥儿的恶行同时被通报到全国各地。很多年后一位左右手能写毛笔字号称“江南双管”的书法家在外地表演书法,有记者问他何方人氏,说出我们这座城市大名时,对方说知道知道你们那里有个站在卡车上用汽枪打人的。书法家黯然神伤,心里说保长啊你给家乡制造了一个污点。

枪决保长那天,全城像过节一样热闹。警车徐徐在街上行驶,道旁鞭炮嘶鸣,围观者兴奋地鼓掌。保长双手反绑,背上插了一根长标,标上有他的名字,名字上划了一道红杠杠。他很硬气,昂首挺胸,眼珠突起,用力在人群中搜索熟悉的面孔,发现目标就点点头。

据说在行刑之前,警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打了别人四枪,你们也打我四枪吧,这样就谁也不欠谁了。

保长被公安押入看守所的大墙后,人们对他将承受的刑期作了很多推测,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无期徒刑,就是没想到一个杀字。法院判决的结果令人震惊,细想之后觉得应该欢呼这个结果。

保长的朋友多,还有几位歃血为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兄弟。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站在路旁望着刑车上的保长,彼此用目光作最后的感情交流。保长知道无人能为他劫法场,因而鼓暴的眼睛射出一种光,朋友兄弟才体味得出他眼光中的恼怒和绝望。后来一位了解保长的人说,如果绑

在刑车上的人不是保长而是他的结义兄弟 ,那么保长肯定会舍了性命去闹一闹法场 ,惟有他无私无畏敢干这件事 ,所以也只有他这种秉性的人会惹下死罪。保长犯罪无动机 ,他犯罪的根源是无知。这位了解保长的人就保长之死总结出一段话 :无知才能无私 ,无私才能无畏 ,人不能无畏 ,天不怕地不怕鬼神也不怕王法也不怕的人其实是真正的无知 ,彻底的无畏的人大都没有好结果。

保长仰面倒下了。执刑者的卡车摩托车吉普车开走后 ,他的朋友们一拥而上。早就准备了白布 ,还有香烛。白布裹住他的身子 ,香烛插在他的脚下。朋友们吼一声 :“保长——”一齐跪下 ,嗷嗷大哭。山坡上有很多人围观 ,无不被这一幕打动。人们说 ,保长该杀 ,他有这么多朋友 ,却也难得。

保长因滥杀无辜而抵命 ,享年二十四岁。

一时里 ,街头巷尾 ,茶余饭后 ,人们都议论保长一案 ,于是牵扯出关于保长身世的一些传说。保长的父亲曾是远征军的卡车司机 ,运送货物到缅甸 ,车队被一个部落的武士劫了。车队的人全都砍头 ,惟有保长的父亲得以生还 ,还把部落首领的女儿带回家了。也许是血统的原因 ,保长身上有一种当地人所缺乏的粗野黠悍。汽运分局曾经闹过一次罢工 ,公安局长来调解 ,保长把公安局长的北京吉普给掀了。公安局长当时就指着他的鼻子尖说 ,你小子以后别落在我的手里。后来保长是不是多吃了些苦头 ,高墙内的人不说高墙外的人也就不晓得。反正人已毙了 ,别的什么实在微不足道。

保长之死 ,发生在一九七七年。

同年另有一个叫尹松柏的人被枪毙。尹松柏之死也是市民关注的一件大事。保长在干了那件恶事之后才出名 ,尹松柏则在被捕之前就大名鼎鼎。很多人也许说不出市委书记的名字 ,

但是一提起尹松柏，定能如数家珍似地讲出关于尹松柏的某些传闻。

那是个需要偶像的年代，我们这座城市当时有很多青年人把尹松柏当偶像暗自崇拜。尹松柏在市运动会上获短跑冠军的时候还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如果不是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他很可能选入国家队驰骋田径场创造出某个纪录。他品学兼优，能写会讲，就算不当运动员，考个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可惜人不能选择命运而只能被命运选择，大革命的狂潮把他推到另一种人生轨道。他成了红卫兵司令。他的组织叫“井冈山兵团”。

有很多人至今还记得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生在市公安局的一幕话剧。那日刚好出梅，久雨初晴，街上行人特别多。上午十时半，一队戴着袖章的学生小跑着在街头行进。那阵子排队招摇过市的兵团或总部绵绵不绝，因而人们对这支队伍没引起足够的关注。不料他们路过公安局门前时猛地一转，粗暴地将两个门卫掙在一旁，直奔档案室。为首者就是尹松柏。他挥手一拳，玻璃应声而碎，穿过玻璃的手拉开窗栓。这时有人说松柏你手上在流血。他眼也没眨一下，一跃跳入室内，随即撬开一个个木柜。学生们抱出一叠叠卷宗迅速撤离。这是第一起冲击公检法的事件，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安局的造反者与学生内外呼应的一次行动，大量注有绝密或机密二字的档案被夺走。第二天红卫兵张贴标语说已经掌握了公安局受走资派指使镇压造反者的铁证，另一派则游行强烈抗议走资派挑唆受蒙蔽的学生冲击公安机关。一座城市的神经就这么被重重地拨了一下，两大派的斗争由此进入刀枪相对的阶段。

尹松柏被判死刑不是因为冲击公安局的事。他制造了一个命案，有位工人死在他的手中。这里有必要交代一点背景。尹

松柏的“井冈山”属于“大联筹”一派，这一派群众组织后来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革命左派。在中央表态之前他们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在城里无立足之地，一部分人离乡背井赴京上访，另一部分人在铁路机务段辟了一块“根据地”，那时在大街上耀武扬威的是手执扁担的农民，农民进城使两大派的战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采茶剧团有个叫何连皇的编剧写了一篇名为《农民的扁担》的文章，说农民的扁担让反动派闻风丧胆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事实上这只是短暂的显赫，有如娇艳而短命的昙花。占据一方而忽略了对上头的疏通，到后来中央表态支持“大联筹”并派出支左部队，农民们作鸟兽散，扁担带回去挑尿桶，撇下被扣上“保守派”帽子的一群人不管了。我们这座城市记住了两个不平常的日子：八·八，八·九。造反派在八月八日、八月九日这两天拿着支左部队赠送的武器杀回来了。这里用“赠送”二字或许不妥，事实上是半抢半送。约好了时间来抢武器，你来抢，我给你，还教你怎么使用。于是锐不可当直捣黄龙。“保守派”的不堪一击倒不完全因为武器落后，中央表态支持另一方，精神崩溃腰杆硬不起来，只好含泪归降。不肯降者皆遭追捕，当时称之为“剿匪”。尹松柏就是这时候回城的。在这之前他是上访团成员。据说在一次首长接见时，“中央文革”的秘书喜欢上了这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安排他做领导的联络员。有一次接见两派代表时，那位领导用他那略有沙哑的浙江口音说，小尹呢？小尹来了没有？小尹请坐到我旁边来。领导说的小尹就是尹松柏。尹松柏在北京出够了风头之后，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故乡。他的学校在一座叫汪公潭的小山上。站在教学楼前，全城的景色收入眼底，引喉诵一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心中的豪迈和舒畅，自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他就是在这种心态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部下将对立派的一名工人带到。此人本是学校食堂厨师，平日里牙黄口臭，凶狠骄横，手中的饭勺既紧还刁，五两米饭舀入你碗中，看上去分量已足，其实蓬蓬松松已被削去实际内容，学生们敢怒不敢言，得罪了他仍然要到他的手中打饭。“文革”分派后，此人冲冲杀杀也算个显眼的角色。今日不幸成了学生伢子手中的一砣肉。尹松柏望着这位俘虏，心中漾起的兴致有如泉水奔涌，这种情绪既有胜利者的得意和自豪，也有胜利者的困惑和无聊。胜利，掌权，革命成功，毛主席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一步又一步将怎样去走呢？被人家撵得东躲西藏无家可归时，斗志旺盛激情亢奋似乎手里有永远也忙不完的事，如今成为胜利者时突然发现没事可干无聊得很，这时候抓了个俘虏还是平日十分讨厌的人，尹松柏和他的伙伴个个兴奋起来，仿佛久憋了一泡尿的人终于站在厕所中了。

可怜的是这位俘虏不曾意识到死神已伸出手要把他整个地攫入一个黑色布袋，如果他能从尹松柏和那些学生伢子的目光中发现有种异样，然后屈膝讨饶打自己几个耳光说几句我该死，也许这样就能死里逃生，猫逮了鼠总要玩一玩鼠，如果鼠早知道反正是一死拒绝与猫玩捉捉放放的游戏猫没了乐趣吃鼠肉时没胃口恐怕会将此鼠放生。这位俘虏不懂此“猫鼠论”，终于没能将厄运挡在门外。他不识时务地表现了一种宁死不屈的气概，破口大骂。他以为这些学生伢子最多不过对他来一顿脚踢拳打，而他则像李玉和面对鸠山的老虎凳说正好把我的筋骨松一松。

“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

尹松柏倏地说出这么一句后来让他付出惨重代价的话。

紧接着，两位部下抽出手枪，朝着俘虏射出子弹。

有位旁观者后来出庭作证时说，当时尹松柏说这句话有很

大成份是学电影中的腔调摆摆威风,也许他没有真要处死那位厨师的意思,不料两位部下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了从拔枪到开枪的过程。好好的一条大汉就这么倒地,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上一句,血喷到雪白的墙壁上。尹松柏和二位执枪者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枪声和鲜血使年轻的心灵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害怕。

还是尹松柏多见了世面,苍白的脸又渗回些红色。他摆摆手说:“负隅顽抗,死有余辜。把他拉走。”

后来搞清查,划了一条界限,两派作战死在战场上的人死了也就死了,不再查究凶手是何人,别的场合闹出的人命,必定查个水落石出并惩治凶手。尹松柏没有亲手开枪打人,但是开枪的命令是他下达,所以后来他是主犯另外两位开枪者是从犯。关于这一点,他曾竭力辩解,当时的确说了代表人民判那人的死刑,这句话并没有命令的含义,两位同学听了这话之后立即开枪那是理解上出现失误弄错了意思。辩解归辩解,到最后他还是判了死刑。

当时尹松柏他们是坐了天下的一派,打死个把人不算了不得的事。也许他意识到这条人命后来会给他惹麻烦,所以匆匆忙忙报名参军去了四川。据说即将成立的市革委会班子名单中有他,他对此毫无兴趣,铁了心要离开我们这座城市。那年招的是铁道兵,去四川的高原上打隧道。包括支左部队在内的很多人都劝尹松柏留下来在即将诞生的红色政权里工作,他执意不从,甚至咬破指头写血书表示要去当兵的决心。他穿上绿军装不久,传出一个小道消息,有人说他去当兵是那位中央领导的意思,他当领导的联络员时领导说了小尹应该下部队锻炼锻炼。至于领导只是随便说说或是这句话有着深远意义恐怕只有领导自己知道。

部队当时被称为革命大熔炉,尹松柏是块真正的矿石,矿石

在熔炉里化了,铸造出另外一个人。这正是他的意愿。后来他在接受清查时对人讲,我真想完全彻底地忘掉故乡,像逃离一个恶梦似的摆脱一个背景。这只是一厢情愿。在我们的时代里,有些东西一旦附在身上,这辈子就休想重新做人。尹松柏在部队度过了一段并不轻松的日子。开山打洞,活很累,他几乎是用一种自虐式的劳动态度出现在岗位上,战友们惊异地讲这个人干活怎会如此不要命。万头攒动中,他一枝独秀。他的出色不仅仅是干活卖力,他的口才和笔头子使他鹤立鸡群地显目,况且部队首长在接受兵时就知道这小伙子本来是要进入市级领导班子的。他入伍才三个月,被选为全师学“毛著”标兵。

如果没有那条人命给尹松柏设置障碍,他在部队发展的前景的确不可低估。选为标兵不久,他在一次事故中立了大功。关于那个事故,地方和部队的报纸都没作报道,本来打算大造舆论,刚好在这时候部队收到了我们这座城市“三查”办公室寄去的材料,要求将尹松柏遣送还乡。部队首长找尹松柏寻问了有关那一命案的情况之后,决定尽最大的努力保留他的军籍。

在尹松柏的案卷中,至今还能找到部队党委为他写的一份材料。可以说这是一份感人至深很有分量的材料,详尽地介绍了他在部队的表现和那次事故。那时规定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中有欧阳海和刘英俊,二位都是车祸英雄,也就是说他们面临车祸时舍身救人。尹松柏也是车祸英雄,救了四人,其中一人是战友另外三人是民工。这个曾经是短跑运动员的小伙子身手敏捷,救了人做了好事,自己安然无恙。据说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向失控滑行的一列平板车厢,将正在轨道上工作的四个人推开。车厢吞没了他,工地上所有的人以为他死了,大家哭喊着他的名字围了上去,结果发现他平安地趴在路边的一棵树旁。

部队党委的材料是尹松柏已被揪回原籍之后寄来的,其意

思非常明显，希望地方政法机关在处理尹松柏的案子时考虑到他的一贯表现和舍己救人的行为对他予以宽大。据说有个姓孟的师长在送尹松柏回乡时泪如雨下，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的事了结之后请一定回部队做客。尹松柏一听做客二字立即明白军籍是保不住的了，于是伤心大哭。后来部队还派了两个干部专程来为尹松柏说情，专案人员的答复是：即使有一个人，天天做好事，救过好些人的命，这个人仍然没有资格在某一天杀害他人，若如此就是犯罪，犯了罪就必须受到惩处。

当然，如果尹松柏在那次事故中死了，以前的那条命案就可以不再追究，甚至可以让他成为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尹松柏在伏法的头天和妻子见了一面，他说，我后悔在部队时为什么不死掉，在那里有很多机会可以死。那时死了也就没有现在这种结局，也不会连累你和孩子。

尹松柏被押回家乡时，红色政权还叫革命委员会，两派组织没有了，派性还在。以前共过患难后来进了领导班子的战友大都在“三查”中被拉下马，剩了几个在位的日子也不好过。“文革”中的保守派一般来说出身要比造反派更硬，碰上“三查”、“清队”、“肃班子”一类的活动就该他们扬眉吐气剑出鞘。谁都知道明里暗里仍有两股势力拧着劲在较量。尹松柏有如系在拔河绳索上的红布带，一会儿被拉到左一会儿又被拉到右。拉拉扯扯，历时九年。这派占上风时说尹松柏是坏透顶的野心家打砸抢份子非严惩不可，于是他被打入囚牢，那派占上风时说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纠缠“文革”武斗里的命案尹松柏本质好况且人不是他开枪打死，于是他获释回家。抓了放，放了抓，最后在一九七七年华主席掌权时，尹松柏结束了最后的人生之旅。他在监牢里天天都反反复复地唱着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他是在第二次获释时结婚的。一位朋友说,松柏你该有个自己的家了,也许惟有女人能让你忘掉世间的幸。尹松柏没吭声算是默许,朋友就把她领来了。尹松柏一见到她就有找到了寻觅许久的一样东西的感觉。她长得小巧清秀,五官和肌肤精致光洁得让他想到玲珑剔透这个词。尹松柏说,我刚从牢里出来,案子还没了结。她说,你的事我全知道。她和他是校友,他念高二时她才初二,她也是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心中早对“尹司令”充满崇拜,只是他以前并不认识自己手下有这么一个“兵”。

结婚那天,很多朋友来作贺,喜事办得很热闹,浮嚣气氛中的尹松柏有些飘飘然了。有个在体委工作的朋友告诉他明年将举行“文革”后的第一次市运会,尹松柏立即说他要参赛要拿几个第一。朋友说欢迎你复出但是你未必能跑赢过去的尹松柏。尹松柏自信地挥挥拳头,说到时候大家看吧,我将用生命去跑。

实际上尹松柏对自己生命的力量估计过高,在八根跑道上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尽管进入了决赛,最后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起码还有七个人比他跑得更快。惟一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也未能打破当年纪录,那个纪录是他创造的。

比赛之前,有位朋友给尹松柏泼了冷水。他说松柏你不该参加市运会,你究竟想向别人证实什么你达到了目的之后又会给你带来什么这种问题你想过没有?你现在不应该出风头最好是销声匿迹,你如果活得很可怜那些要整你的人会觉得索然无味或许会放过你,你一旦神气活现引人注目要整你的人就来劲了,你那件事可大可小小时可以不了了之大则可以要你的命你懂不懂,生命不能让它不适时地闪光,若如此就要惹祸招灾。尹松柏惊出一身冷汗,一种恐惧感突然攫住了他。这时广播已在

呼唤运动员到场 ,来不及细想朋友的话 ,他呆呆地走到起跑线前。他发现摆在面前的本不是他所追求的自由王国 ,跑道上的白线在阳光下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裁判员举起发令枪喊着“各就各位预备”时 ,他对自己说 ,别胡思乱想了 ,好好地跑 ,就算不该也只好硬着头皮向前。

尹松柏在市运会上表现平庸 ,可以说是没出半点风头 ,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一些风波。有人打电话询问市体委 ,尹松柏这种人为什么还让他参赛。接电话的人刚好是尹松柏的朋友。他说请问尹松柏是什么人 ,他算不算共和国公民并享有公民的权利 ,这是赛跑锻炼身体不是选党委书记 ,上级如果剥夺了他锻炼身体的权力请发个文件下来。那人见对方态度强硬 ,撂下电话不再说什么。但是体委第二天就收到政法部门送来的一份公函 ,公函说尹松柏参赛如果得了奖可以给他奖状但是不许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他的名字 ,再是无论他创造了多么优秀的成绩也不能选拔他参加全省和全国的比赛。尹松柏的朋友将这份公函压下了 ,没给领导看 ,也没告诉尹松柏本人 ,反正他在比赛中任何名次也没拿到。

就在尹松柏参加市运会的那天晚上 ,他妻子在医院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那位在比赛前给他泼冷水的朋友闻讯赶来道贺。朋友说 ,松柏啊这才是你生命的一种证实你懂不懂。尹松柏连连点头不知怎么眼泪水成线地流了出来。

枪毙尹松柏那天下了点小雨 ,一种酸楚的气息弥漫在我们这座城市上空。他穿了一身军装 ,当然没戴领章和红五星。警察问他死前有何要求 ,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他穿着军装上刑场。临刑头天他整整一夜都在唱歌 ,唱的还是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天亮时他对同屋的人说 ,你们闻到了一股腥味吗 ,我闻到了 ,是我的热血流出来了发出的气味。同屋的人都说没闻

到腥味,倒是潮润的晨风有点香。接着尹松柏就向同屋的人颁发纪念品,毛衣、球鞋、毛巾……反正他拥有的东西一样不剩地送人了。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把木梳,对屋里的人说,哪位帮个忙替我梳梳头。大家呆呆地望着他,没人走过来。于是他转过身面对墙壁自己梳起头来。有位因抢劫而和尹松柏“同居”过一些日子的人十多年后讲起尹松柏仍很动感情。他说当时同屋住了七人,一个抢劫二个强奸三个贼另一个就是尹松柏,惟有尹松柏判了死罪。那天早上他梳头时,另外六个人都在他身后,他们都想哭但用力忍着,当时只要有谁率先哼出声将引发出一阵号啕大哭。尹松柏在这时微微笑着说,临别时送你们一句话,以后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说话的语气简直像管教干部在教训人,大家听了反感,也就不再想哭。这位因抢劫服刑的汉子有高中文化,他说尹松柏那天所有的言行都让他感到尹松柏在模仿某个人物。尹松柏被带走时笑着说了一句“永别了”,他立即想到了尹松柏模仿的是艺术作品中的江姐。后来一旦想起这事心里就发酸,酸一阵又觉得好笑。

尹松柏是否真的有意模仿江姐,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他的模仿并不成功。站在刑车上时他一直面带微笑昂首挺胸表现一种从容不迫一种潇洒。突然,人群中有人哭喊着:“爸爸!”寻声望去,他看见了妻子,妻子将女儿举在头上。他知道妻子这样做是要让女儿最后看她父亲一眼。

他像充满气的轮胎被戳了个洞,立即瘫软下来,面上的笑容如被风刮走,顿时毫无人气。后来一直是两名警察将他架着,他的两条腿形同虚设,根本撑不起他的身子。

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刑车上的尹松柏,看过了然后三三两两地发表议论。有说他不该判死刑的也有说判得好的,说该判和不该判的人心头都感到了一种沉重。那天有十多个青年

男女天没亮便打着火把赶路,走了四十里山路然后搭了一小时的车,特地来看枪毙人。他们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是一个“集体户”的人。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刑车早已从街头驶过,刑场四周戒严谁也不能近前。当天他们又搭车又走路回到“集体户”,一个个情绪低落。生产队长见他们伙房的烟筒不冒烟觉得不对头就去看望,结果见他们全是泪人儿,你抱着他她抱着你哭得好伤心。队长有点感动,问道,尹松柏是你们哪个的亲戚吗?你们和他很熟悉是吗?有个叫老猫的知青说,我们谁也不认识尹松柏。队长说,非亲非故,你们这是动的什么感情?老猫说,我们不是为尹松柏哭,是尹松柏让我们为自己哭。队长摇头不止,怎么也闹不懂猫话中的意思。队长说,你们啊你们,犯不着看“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早点睡,明日修水利。

尹松柏是否该杀,在政法部门里十多年来从未有人提出来再议论。一位在法院档案室工作的女干部说,大家对他的事都很敏感,像是有约在先似的,谁都知道对他这个问题应该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但是老百姓讲起“文革”讲起红卫兵就少不了讲讲尹松柏和尹松柏之死,人们讲讲他仅仅是过一过嘴巴瘾怀一怀旧而已,认为他不该杀的人也没哪个会去闹什么翻案因为翻了案也没意义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也不好叫某个人来承担责任。

尹松柏之死曾引起了市民的关注,人们的热情随着岁月推移终将会渐渐冷却,就像保长之死,当初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后来还是没几个人记得他。新闻会变成旧闻会被遗忘,再是生活中时有新鲜事冒出,如同诱惑将人们的热情吸引过去。尹松柏死后埋在小西门的山坡上,坟墓正对着他的母校。头几年每逢清明节有好些人到他坟前放鞭炮烧纸钱,到后来只有他妻子和女儿去扫墓,再后来连妻子和女儿也不去了。